

茶室

「科學越來越進步，這裡地方偏遠接收的消息比較差，目前在南部和西部種田的人都已經不用舊的肥料，我們排除了萬難，才拿一小部分的肥料，可以讓大家有更好的收成……。」

石田走入人群聽著幾個銷售肥料的外地人口沫橫的介紹，一向就排外的石田，心中怒火莫名的萌生，這幾個熟面孔，還有一名自稱農業所人員的男子，穿著一套中山裝開口說，戴著細框眼鏡，加上細長的鳳眼，兩邊顴骨為凸，看起來就像營養不良的人，梳著光亮的髮油頭、暴牙，實在是非常討人厭的長像。

從以前，石田看劉專員就知道他非善類，礙於沒有抓到他們不法活動的證據，也應該是跟這裡的地方人士已疏通過，他們才不用到分駐所報備就能明目張膽的聚集，這也不是他們第一次這麼做了，石田在西拉的村子就已經聽說了他們的手段，沒想到，這次石田特地騎著幾個小時機車來到這裡還巧遇了他們，這群人就像毒蛇，專門找偏遠卻交通方便的村子，利用高級肥料的話術，讓農民欠費，在用土地抵押轉賣，手法惡劣，石田必須想辦法處理這幾個人。

石田在遠處停下，觀望著那幾個人還能編出什麼樣的話術，聽來聽去就是那些，一點新的內容都沒有，石田又看著圍觀的農民，這次沒有阿匠在人群中。

對石田來說，阿匠跟阿慕依在村子裡的互動讓他很好奇，自從石田到了那個村子，阿慕依已經居住在那裏，但依照戶籍地遷移得知他原來的村子被土石流掩埋，阿慕依是為一活著的人。石田更好奇阿匠，從村子裡幾個老人的轉述中，阿匠很少在村子裡，他有好幾個住所，因為常常上山打獵，一年回來村子的次數用手指頭都能算出來，而且自從他回到村子之後聽說帶回來了一筆錢，還替村子裡幾個被強迫買肥料的人付清了高額的費用，條件就是要把權狀壓在阿匠那邊，阿匠的說法很簡單，就是還怕又被外地人騙走土地。

這些事情其實在往好的方向進行，但石田怎麼想都覺得哪裡不對勁，尤其是阿慕依，他那一雙精明略帶陰沉的雙眼，怎麼看都不像是國校畢業的程度，尤其上次西拉要上林班那天，石田看著阿慕依上了大卡車副駕駛座，那種氣勢怎麼都藏不住。

石田打開機車的置物箱，幾件換洗的衣服和隨身攜帶的番刀都在，最近局裡有個倒楣鬼被下放到分所來，也不知道又是得罪哪個官，才會跟自己一樣被下放到邊陲地帶，調來的員警原本在公埔（富里），現在小小的班哨塞了兩個下放的警員，就因為多了人手，石田才有多餘的時間跑這麼遠，就算是給自己放假。

龍田這個地方和東岸一樣種植稻米面積很廣，但是這裡以梯田為主，從高處層

層疊疊的方田，對望著海岸山脈還有卑南溪，族群分布大多數為阿美族人和漢族還有客家人和卑南族，他們的居住位置壁壘分明，這裡遺留著日本時期的建築風格，鳥居聳立，是以往日本人的信仰中心，有幾處茶園，少數的咖啡種植區，石田繞了一圈，再往西南方向望去，中央山脈就處在那裏，鹿鳴橋橫跨兩座山之間非常明顯。

石田從高處一路騎下山，在分駐所前停了下來，警所一名員警正在低頭寫紀錄，對於石田的進入，他只是抬頭看了一下，知道會慢悠悠走進警局的人一般來說都是警方人員。

「你坐一下，我手邊快完成了。」

「你忙，沒重要的事，路過順便打個招呼，我從 Nakano（鸞山）過來。」

「你已經被丟到邊陲地帶，還不學乖阿？」

「阿良！你怎麼在這裡？我以為你還在璞石閣（玉里）。」

「還不是拜你所賜，上次你揍人，我也在場，所以那頭驢（上級）說是連坐處分，那頭驢早就看我不順眼了，給他抓到機會怎麼可能不動我，還有八木也被調往宜蘭深山，聽說在四季，哈哈，這樣你心裡會不會平衡一點。」

「沒想到會牽連到你們，可是我沒有道歉的意思，甚至當下我還怨你沒讓我折斷那色鬼的手，馬的竟敢找未成年女孩，都可以當孫女了，很惡。」

「我也沒制止你跟八木，我還真的希望你們把那傢伙打斷手腳，就是太多人圍觀，追究下來不好處理。」

阿良拍拍石田的肩膀。

「你邊疆不守著，怎麼跑來這裡？」

「不就是一樣，那群捐客到處收刮拐騙這裡的土地，最近失蹤的女孩有增無減，哼！我看就是上面那群老不修包庇，那些女孩沒見過世面，三言兩語就被拐走了。」

阿良安靜的聽，沒有搭話。

「阿良，我知道你不想提起，不過你放心，我們 Truku（太魯閣族）的人絕對有仇必報。」

阿良安靜看著中央山脈，他知道石田說的是真話，也怪自己當下沒有留下小娟，因為小娟已經嫁人，而且丈夫還開了一家茶室，自己多多少少聽說了他們的茶室有不法的買賣少女的行為，自己做為警察的身分，除了要避嫌，漢族的女人有嫁雞隨雞的習俗，即便遭受到家暴，娘家的人也無法插手管家務事。

「石田我們不一樣。」

阿良用悲憫的眼神看石田，或許自己也曾有心幫助妹妹小娟，只是自己生性懦弱，當警察原本就是不得已，想著有個公職可以有穩定的收入，也就咬緊牙關讀到畢業，從拿到警察合格訓練證書開始，就想找一個鳥不生蛋的村子，管管戶籍人口登記之類的工作，根本也沒有石田和八木那種懲奸除惡的志向。

阿良回想當時，也許是太久沒有看見自己的妹妹，阿良在警所裡突然感到恐慌，自己的妹妹結婚後沒有太多時間去看看她，為了讓妹妹有面子，阿良特地買了當

地有名的羊羹當伴手禮，一路開著車，心中還是免不了想著妹妹現在是甚麼樣子，自己因為警所雜事多，即便妹妹回娘家，自己也沒有機會碰面，阿邊開車邊想著，其實到妹夫家也不過是對面山而已，並不遠。

以前也曾聽說妹夫的父親在地方上頗有名望，擁有不少的土地，妹妹剛嫁到夫家時，阿良還曾經見過他，後來不到 1 年時間卻傳來過世的消息，阿良也頗感意外。小娟的丈夫名義上是代書，其實根本沒有合格證照，他主要的收入除了茶室，另外就是地下錢莊，很多人在錢莊借錢，到最後都賠上了自家的土地，小娟的丈夫很快地就將土地過戶給其他人，一次轉手就讓他荷包滿滿，但錢來得快去得也快，因為小娟的婆婆喜歡玩天九牌。

到達了妹夫的村子，阿良透過車窗看見有人在圍觀，坐在副駕駛座的警員八木還探出頭看，警車緩慢地接近時，圍觀的人紛紛指著妹夫的家，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表示趕快去救人，八木立即下車察看。

「你不可以動手。」

八木大聲喝止一位拿著棍棒的男人，當阿良走到八木身邊，驚訝地看見小娟跪在門口，妹夫正拿著棍棒毒打她，鄰居議論紛紛卻沒有人敢勸阻，而男方看見阿良和八木突然出現，非但沒有收斂，反而大聲栽贓小娟偷了土地買賣的錢才被罰跪，八木一怒之下拿起警棍壓制，將他以傷害罪當場逮捕，但是阿良怯弱的個性又開始嶄露無遺。

「有什麼事不能用說的，幹嘛打人。」

話說得一點喝止的力道都沒有，八木聽了差點吐血，反倒被妹夫破口大罵，說是要讓阿良和八木被記過，一路飆罵到警所門口還沒停止。還好阿良停車後石田和八木立即接手，不然阿良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完成接下來的工作。

八木將事情經過說給石田聽，石田看著小娟畏縮在牆角的樣子實在可憐，八木說剛剛進來鬼吼鬼叫那個是阿良的妹夫，頓時讓石田更加氣憤，是要讓阿良多丟人才會在警所滿口髒話的咆嘯，石田轉頭又看見小娟處在驚嚇狀態，她雙眼無神，幾乎魂都飛了，當石田接近小娟時，小娟甚至大聲尖叫，讓石田倒退了幾步，八木走向石田身邊靠著身子小聲說話。

「我知道這個人，專門放高利貸的，還開了一家茶室，非法買賣未成年少女，後台聽說很硬。」

「幹！又是垃圾一個。」

石田看了一眼小娟的丈夫，心裡在想，如果是自己有妹妹，被男人這樣對待，Truku（太魯閣族）的人早就包圍男方家的村子了，不過 Truku（太魯閣族）的女人是沒機會讓男人對他們動手的，Truku（太魯閣族）的女人一定會先下手為強。

其實阿良很內疚，自從阿娟嫁人，自己工作繁忙很少去看她，才導致妹夫家認為小娟無所依靠，對小娟施暴一次比一次嚴重。小娟的婆家地方關係不錯，就說當天阿良將他逮捕一事，不到 2 小時，就看見議員笑咪咪地來到警所，說是夫妻吵架是家務事怎麼可以當現行犯逮捕，還有意無意地語帶威脅地說要讓八木跟阿

良被記過，大辣辣的在眾人面前將小娟押上車，說是要帶回家。八木跟石田看著可急了，他們不想眼睜睜的讓小娟被帶走，實在不敢想像小娟回去後會發生甚麼事，石田回頭看阿良完全沒反應。

「阿良，你不能讓他們把你妹妹帶走，妹妹會有危險。」

石田有預感，小娟的丈夫非善類，他看小娟的樣子，就像要將小娟大卸八塊那般凶狠。

「議員都來了，家務事我怎麼管。」

阿良看著小娟的車慢慢遠離視線，一股腦地著急，卻無能為力。

「他馬的，你講那個甚麼屁話，你是她哥哥，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妹妹被押走！她還能指望誰救她，幹！孬種。」

石田實在看不下去，指著阿良發飆，八木眼看石田握緊拳頭，立即抓住石田的手臂。

「你要我怎樣，這時代是要講法律的，你們番仔不會懂啦。」

阿良也壓不住脾氣，對著石田大聲的說。

「孬種沒有分種族啦，我不會因為你罵我番仔跟你生氣，我知道你現在不知所措，真是夠沒種的，要是我們 Truku（太魯閣族）．．．．」

八木對著石田使了眼色，示意著所長正走下階梯，看著八木三人。

「正事不幹，在這裡鬼叫什麼？」

「報告所長，我們馬上回去。」

八木舉手敬禮後轉身回警所，看著所長上了警車後，石田和阿良便隨意收拾了桌面，便各自填寫巡邏單，騎上機車出去巡邏，留下八木留守。

石田根本無心巡邏，騎著機車心中不斷浮現小娟恐懼的眼神，石田怎麼也放不下心。

「他馬的，什麼屁法律、什麼嫁雞變成雞，簡直比豬還笨的想法，不對！豬都比阿良聰明。」

石田自言自語地碎念，邊用力加油門，快速把幾個巡邏單簽上名字之後直奔小娟的家。雖然小娟不在自己的管轄範圍，但石田已經管不了那麼多，這可是攸關人命，小娟恐懼又無助的眼神石田怎麼也抹不去，石田加速的奔馳，後悔當下沒有攔截小娟，又恨阿良這個漢人死腦筋。

「法律到底是保護老百姓的還是包庇壞人，的真他馬孬種的阿良。」

石田沒好氣的唸叨著，心理的不安不曾停止。

石田在小娟家門前停了下來，卻看見大門關上，四合院裡安靜無聲，石田敲了幾次門，依舊沒有人回應。

「被警察銬走了，還沒回來，最好把那個男的關到死，簡直不是人，幾乎每天都在打老婆，又不工作。」

一位村民見石田敲門，停下來搭話。

「家裡也沒有其他人嗎？」

「誰知道，那個賭鬼老太婆應該不敢開門，就是他縱容兒子打人，哪裡敢開門。」
石田繞了一圈，依舊沒有人開門，想著這趟算是白來了。

「大人（警察的暱稱）你是新來的吧，他們跟警察都很熟，村子的人都不敢得罪他們，這家子都很殘忍、變態，在里瓏那邊開一家茶室，那裏有很多被拐來的少女，而且他開的錢莊簡直吃人不吐骨頭，沒有警察敢抓他們。」

石田這陣子都處在憤怒狀態，整日唸著阿良，說就算是陌生人，都不能看著女人被自己的男人打成這樣，阿良是警察，還不插手介入家暴，那其他人就會更肆無忌憚的家暴，

有一次石田終於逮到機會去錢莊揍人，當時八木接獲報案，說是地下錢莊的人扣押房屋權狀不還雙方打了起來，石田聽到是地下錢莊，立即跟八木出動處理，到了現場，石田不知吃錯了甚麼藥，見到小娟的男人二話不說就是拳頭落在人家的身上，小娟的男人一時間錯防，被揍得大聲喊警察打人，八木也是名白人，假裝拉扯順是也踹了男人一腳，石田好像沒有停止打人的意思，準備抽警棍打人，阿木抓住石田手臂使了個眼色才讓石田收起警棍，而妹夫的臉已經被石田打腫了。

事情終將是被上級知曉，三個人都被調離璞石閣(玉里)，而且一個比一個偏遠，八木被調往宜蘭四季部落，阿良被調派到龍田，石田被調派到海岸山脈，整個是被下放的狀態，對石田來說調到哪裡都一樣，到也自在看待。

阿良被調到龍田終於可以擺脫石田的咄咄逼人而感到開心，在警所時阿良總是刻意躲著石田，畢竟兩人的個性截然不同，但石田那種人真的是臉皮夠厚的，沒想到竟大老遠騎車來鹿鳴橋，一待就是幾個小時，把這邊當成他自己的管區似的，之後又騎回自己的崗位，每次石田大老遠地過來警所，阿良心裡就是一陣無力感，阿良感覺石田時時刻刻在提醒自己的懦弱。石田的眼神不時的提醒自己是警察，連妹妹都保護不了，其實阿良內心也很不是滋味，即便石田只是關心的詢問小娟的近況，都讓阿良覺得是有意無意的指責，戳中了阿良的弱點。

阿良翻了翻紀錄，這兩天又有村民來報案，說是女兒音訊全無，阿良沒有繼續往下看，他知道這類案子到最後都不會有甚麼結果，最多就是報人口失蹤，根本不會有人在意這些女孩子到底去了哪裡。

「要不要去里瓏，那邊的茶室可以去查一下。」

石田靠近阿良的辦公桌問，石田會這麼問，是因為失蹤少女的稽查是這一季的重要清查項目。

「我自己會想辦法。」

阿良沒抬起頭看石田，這讓石田很想出手揍阿良。

「好啊，我才懶得理你家的事情，我只是告訴你，前幾天在對面山腰下，有人

鬥毆，還死了人，反正不是我的管轄區，只是報案時還特別強調狗也一同消失了，是什麼人連狗的屍體都要一併帶走的？」

「狗？所以他們比較在意狗不見了？」

「聽起來是那樣的。」

阿良繼續低頭看文件，餘光看著石田氣呼呼的大步地走出警所大門。

「我以後不來了，幹！每次都看你的屁股在臉上（熱臉貼冷屁股的概念）。」

阿良起身看石田離開的背影，夕陽的餘暉斜斜的撒落在石田的身上，一時間阿良彷彿看見石田融入橘色的光芒中，阿良嘆了一口氣，匆忙收拾好桌面，寫了簽條後、騎上警用機車往里瓏的方向去。

里瓏這個區域，茶室的街道距離學校很近，這讓人感覺非常突兀，學校和茶室之間，靠著一整排的大榕樹形成的圍籬做阻隔，另外還有一條清澈的大水溝分隔著學校和榕樹間的距離，大水溝裡常常有人拿著竹簍淘洗蜆貝，阿良在周邊觀察，最近的茶室距離學校約只有 200 公尺，穿過窄小的巷子，有幾間矮房子還是日式建築木屋，木屋的閣樓窗子很小，窗子還有木條隔著，使得裡面的人無法探出頭向外看。

傍晚幾處微弱的燈光下，來往的行人大多是男性，經過平交道後，一整條花街點上昏暗的燈光，但比起一般住家，花街的燈光顯得妖嬈、令人迷醉，此刻平交道的火車警示噹噹作響，火車緩慢地從阿良前方經過，阿良望向燈光盡頭，那裏是里瓏火車站。

平交道往車站的方向距離不遠，除了茶室，這裡還有幾家旅社，小攤子上尋芳客的眼睛總是伺機而動，茶室女子的嘻笑聲傳到路人的耳邊，挑逗著男人的衝動，幾個穿著襯衫的男子停下腳步觀望，很快地就被帶進茶室，茶室內的女子看見有男人被抓了進來，又是一陣大笑聲。

阿良沿著水溝的石磚路前進，有人穿著木屐急促跑步的聲音從身後傳來，阿良側身讓出一條路，很快的一個嬌小的身影快速地與阿良擦肩而過，是個女子！天色昏暗，阿良沒看清楚女子的容貌，卻聞到了果香味。

每家茶室的後院幾乎都以大水溝為地界，他們在大水溝上搭了木橋方便出入，但橋的另一端是有人看守的。阿良眼看妹夫的茶室就在不遠處，這是小娟嫁人之後阿良第一次來，此刻阿良卻猶豫是不是該去找小娟，石磚路雖然狹窄，但來往的人卻不曾間斷，阿良正猶豫是否往前走時，迎面來了一個賣點心的小販。

「少年ㄟ 快走，省惹麻煩。」

小販邊走邊警告阿良，阿良不做多想，切入另一條小小的巷子躲開，這裡的巷子顯得格外陰暗，有人透過低矮的窗子看著他，阿良不想逗留，也不願表露身分，遠遠的看著妹夫開的茶室，阿良終究沒去找小娟，阿良沒把握可以帶小娟走，只好離開，阿良走過的一排大榕樹，越過大水溝的一座橋，阿良把機車停放在學校裡面，換上制服騎著機車一路想，不明白自己跑這一趟到底為了什麼。

那夜的茶室不怎麼安寧，小娟聽守門的小弟說，一個從山區買來的女孩逃走了，整個茶室的兄弟傾巢而出，連同隔壁幾家茶室也跟著清點人數。但小娟從閣樓窗子親眼看見那女孩翻牆逃走，而小娟只是冷眼看著，她會不會成功逃走，一切都交給老天安排，這也不是第一次有女孩逃跑，幾個月前也有人逃跑，不過還是被抓回來了，之後也沒再看見那位女孩，不知道是被帶到其他地方，還是已經轉賣到國外？根本不會有人透漏訊息給小娟，但小娟知道有幾種處理逃跑女孩的方式，能活著的算是還有轉賣的價值，這幾年進出的女孩為數不少。

曾幾何時小娟也曾試圖要枕邊人轉行，不要再做茶室，最令小娟無法接受的，是有未成年女孩被賣到茶室，幾次的爭吵，有幾次還協助女孩逃跑後，讓自己陷入被施暴的下場，其中一個女孩在施暴中突然暴斃，那犀利慘叫的聲音從那天開始烙印在小娟耳邊不曾退去。

小娟想起那一段自己處在瘋癲的日子，女孩暴斃的畫面整日在腦中揮之不去，淒厲的哀嚎讓夜晚變得驚恐，丈夫時時刻刻的數落和責罵，婆婆甚至不讓自己上桌吃飯，直到一個洗衣婦給了自己一個包子開始，小娟內心有了自己的計劃。

「你的腳又沒斷，也沒有孩子，怎麼不跑呢？」

小娟在水田裡工作時，村子一位專門幫人家洗月子衣服的婦女說到。

「我不敢，身上也沒錢，更不知道要去哪裡。」

「到哪裡都好，就是不要留在這種人身邊。」

婦人從洗衣籃裡拿了一個包子放在小娟手上。

「都是人生父母養的，沒必要堅守那些奇怪的禮教，什麼賢良淑德，都是屁話，我們山上的人才不信這套。」

此刻小娟正在祈禱，那女孩只要逃過對岸就安全了，因為那裏是番界，記得那位婦人說了，過了番界這裡的閩南族群就不能再進入，而且他們相信番人會趁夜獵殺他們，但小娟一點都不覺得他們有什麼不對，誰叫這群人總是拐騙他們村子的少女，小娟多麼希望娘家的人也可以這般兇悍，可以奮不顧身地來解救自己，這種想法在閩南族群的文化裡根本不可能，從小就被教育必須遵守婦道，要嫁雞隨雞，就因為這樣，即便自己的哥哥是警察也無能為力。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小娟看著時鐘已經過 30 分鐘了，目前還沒有人發現女孩逃走了，小娟在閣樓沒開燈，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小娟偷偷盯著樓下，就說從閣樓小窗的隙縫，小娟看著丈夫將手伸進一個侍女的胸口，猥褻的笑臉讓小娟感到作嘔，不過她早已經習慣丈夫摟著其他女人，這樣也好，省得那噁心的人來找自己的麻煩，自從上次從警所回來，小娟就被丈夫帶回茶室看管，小娟可以隨時上下樓，但是就是不能出門，這種比在村子裡好多了，在村莊裡，小娟必須種田，還常常被婆婆羞辱，小娟看著身上的瘀青漸漸淡去，只是內心的傷卻永遠也不會消散。

牆上的時鐘敲下 8 個聲響，把小娟才從半睡半醒中驚醒，窗外面雜亂的說有人逃跑的事，小娟算算時間，嘴角微微上揚，心想都過了將近兩小時了，那女孩應

該已經到了對岸，小娟點了燈，倒了一杯白開水，黃色的燈光將窄小的閣樓照出溫暖的光，小娟從外套口袋拿出一小包用手巾包裹的蜜餞，攤開手巾，楊桃乾的香氣飄散開來，小娟拿起五角星狀的楊桃乾對著燈光...

「金黃色的星光啊，我什麼時候才可能逃離這種日子，可以回去躺在自家的香茅園看星星，多好啊。」

小娟吃著楊桃乾，茶室周邊鶯鶯燕燕刺耳的嬉鬧聲處處，小娟望向對岸一片漆黑的位置，那裏的村子幾乎沒有燈光，卻是許多逃脫女孩的自由之地，只要渡過卑南溪，逃到番界的村莊，那裏可以到任何地方，永遠不要再回來。

「那女孩逃脫了....真好。」

小娟的有點頭暈，今天廚房還沒給自己送餐，應該是丈夫想把自己餓死吧，小娟握著楊桃乾，那是在警所時石田警員塞給自己的，說是吃了可以讓自己心情好一點，也許是甜食的關係，這些日子吃著吃著心情果然不那麼淒涼。

「嫂子嫂子快拿進去。」

門外急促的敲門聲，小娟打開門，看見茶室的小弟縮頭縮尾的張望，一手將一大籃食物放進小娟房內，他不敢進來。

「嫂子，趁現在大家都出去找人，這些東西你收起來，不要被看見了。」

說完了又匆忙的轉身離開。

「等一下，你最近有休假嗎？」

「嫂子，有甚麼需要我幫忙嗎？」

「你把這個拿到璞石閣警所，找一個石田警員，跟他說吃完了，麻煩他再送一些過來。」

小弟從小娟手中拿走小布包，轉身快速離開。

小娟看著一籃食物，裡面放著像是祭拜用的壽桃，還有一隻雞，新鮮的楊桃還有白飯，她看著那小弟的背影離開，一個恍神，彷彿是看見了石田的背影！

小娟把食物藏在隔板下，這隻雞吃起來帶酸味，其實雞肉沒壞，只是小娟吃著辛酸，她要把體力養回來，也許自己也有機對逃到對岸。樓下嬉鬧聲不斷，女子半裸露著胸，男子的手在大腿上遊移，胭脂口紅加上蔻丹在燈光下更顯嬌媚，每天來往不同的男人，卻是相同的動作和畫面，小娟轉過身望向天空，星空好遠好遠，但小娟知道自己可以逃離這個地方。

石田到了茶室周邊，現在是正中午時間，石田騎著機車繞了一圈，這種時間一般來說不是茶室的營業時間，幾個頭髮盤起婦女在溝渠中洗衣服，一簍一簍的床單和毛巾，看起來應該是茶室的洗衣人員，大白天茶室的小巷幾乎是空蕩的，只見到幾位看守的人還有化濃妝的媽媽尚坐在門口聊天，對於石田的到來他們只是看了一眼，心想可能又是迷上哪一家的侍女，不太搭理石田。這也讓石田更明目張膽的在周邊閒晃，石田沒有忘記小娟的鄰居說的話，這一年他打聽到了小娟可能被帶到茶室拘禁，阿良一直不願意面對這件事讓石田非常不諒解。

茶室午後會有零星的尋芳客，大多特別安排的地方人士，石田也曾經帶著上級來茶室泡茶吃飯，但自己位階較低，沒有跟著進去，那是幾年前的事情了，這次再過來，發現茶室和小酒館更多了，原因應該是這幾年設立的菸樓還有香茅油廠帶來的商機，石田在林立的茶室中找到了小娟丈夫的茶室，石田察覺這裡看守大門的人比其他地方多。

「少年ㄗ，你們老闆娘訂了楊桃乾，麻煩拿給她。」

幾個壯漢走到石田面前，石田打開手中的小布包讓他們看，幾個壯漢你看我我看你的。

「老闆娘什麼時候訂的，她又沒出門怎麼訂楊桃乾。」

石田一時語塞，而那幾名壯漢等著石田等答案。

「這裡這裡，這麼快送來了喔。」

石田看見裡面一個男子跑過來，身形稍嫌乾瘦，他快速的衝到石田身邊，從石田手中拿走了楊桃乾。

「謝謝，吃完了再跟你買。」

幾個壯漢看著跑來的男子拿走石田手上的楊桃乾，點上一根菸要遞給石田，又上下打量一番。

「要進來嗎？姑娘仔還在休息，可以泡茶等一下。」

石田拱手道謝，表示自己還要送貨。

「改天改天，今天還要送貨沒辦法多待。」

石田又大聲地對著離開的小弟喊到

「跟你們老闆娘說，下個月才有時間繞過來。」

「知道了，我們老闆娘在樓上休息。」

瘦小的小弟指著閣樓房間，石田心靈神會看了一眼閣樓，對著幾名壯漢鞠躬道謝後便轉身離開。

石田走過一排的行道樹，大水溝流動著清澈的流水，已經過了午後 3 點，一列平快車緩慢的北上，石田的雙手沾染著楊桃乾甜膩的香氣，一家專門製作饅頭包子的店面吹來熱饅頭的香氣，石田不知道為什麼內心會牽掛著小娟，或者是心裡的那份正義感驅使，又或許是憐憫和小娟相同命運，卻無人可以依靠的族人女子，他們嫁入漢人家庭過著次等人的生活，原本剽悍的民族性，落入強勢入侵的族群家庭裡不得不低頭，潛意識裡自卑造成了屈就的態度，石田雖然自認是日本人的後裔，何嘗不是因為要頑強抵抗被次等化的選擇，石田走進饅頭店，買了幾個包子饅頭，熱騰騰的饅頭其實也不是石田的最愛，或者又是一次倔強的抵抗，饅頭何嘗不是另一個外族入侵的強烈代表性食物。

小娟從小弟竹子的手中拿到楊桃乾，緊握著楊桃乾小娟想賭一把，小娟把一整包的楊桃乾倒在桌面上，翻開小布包仔細的檢查，果然在布包內層看見「初六」兩個字。小娟翻了翻牆上的日曆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小娟看得出來石田關心的眼

神，小娟要逃離這裡，而石田和竹子是自己目前唯一的希望。那日逃走的女孩成功逃脫了，小娟很羨慕女孩的勇氣，這些年自己的勇氣早已經被丈夫的家暴消滅，看著自己曾經被打斷的手臂，現在每逢雨天就痠痛，手臂接合得不是很完整，導致手臂彎曲，自從上次從璞石閣警所被帶來茶室之後，議員警告丈夫不要再搞事情，再過一段時間即將選舉了，會影響他的選票，更何況那位議員在地方保有很好的形象，議員警告丈夫如果再有這種事情，他可能無法替他擔保，這對小娟的丈夫果然起了作用，畢竟地下錢莊可以肆無忌憚地放高利貸，茶室的經營可以順利，都仰賴議員的擔保，當然必要的分紅還是不能少給。小娟這一年過得最清閒，除了不能外出，基本上他那男人幾乎不會來碰她，反而是那位瘦小的小弟竹子，幾乎每天都會過來。剛開始小娟以為竹子是來監視他的，多少防備著，幾個月的觀察發覺竹子在茶室就是個跑腿的，出門圍事竹子沒辦法撐起場面，打架也不行，但是打雜倒是非常勤快，茶室裡最常呼叫的名字大概就是「竹子」，從早到晚都有人喊著。

「竹子，茶泡好拿到包廂裡。」「竹子，去買個烤香腸客人要吃。」「竹子，把蔡老闆的東西拿給他。」

小娟看著竹子每天像陀螺一樣忙著，好像除了竹子也沒有其他人可以使喚。透過窗子，小娟看著幾個陪侍正在盤頭髮，紅色的蔻丹和細長的指甲在燈光下十分顯眼，竹子走向那名女子身旁，給了她一盒點心，看來竹子喜歡這名女子？小娟猜想。

「竹子，你把這包拿給老闆娘。」

小娟轉頭看著另外一邊，是自己的丈夫拿著一包東西給竹子，這一年，見到丈夫總是透過窗子，這樣也好，省去了調整臉部表情的時間，即便只是遠遠的看著那個男人他的樣子，小娟也會不自主的退縮、作嘔，太多傷心的過往讓小娟無法修補傷痛，小娟輕輕的關上窗子，怕丈夫抬頭看見窗子內的自己。竹子在門外敲著門。

「頭家娘，頭仔（老闆）拿一包東西要給你。」

小娟打開門，竹子拿著一只手提袋，竹子還另外包了一小包不知甚麼東西。

「麻糬土豆的，我透早去買的。」

竹子用非常小的聲音說著，小娟沒看他，直接拿了東西後立即關上門，小娟用餘光看見那個男人正抬起頭看著她。小娟關上了門不自覺的緊張起來，這男人道地要幹嘛，一年了，把自己軟禁在茶室不聞不問，這對小娟來說是好事，可是今天是怎麼了，小娟剛剛就算只是餘光發現丈夫正在看自己，全身細胞開始緊繃，小娟在房間來回走動，猜不透那男人想幹嘛。

小娟的丈夫阿忠當然是不懷好意，自從上一輩議員警告不能再惹事，忠和倒也很識相不曾再犯，阿忠何嘗不知道打老婆是件丟人的事，但又有誰知道自已的苦衷，這天下有誰願意背上壞人的腳色，更何況是家暴。阿忠看著竹子上閣樓時，在樓下等著想看小娟一眼，現在自己實在沒有臉面對小娟，和小娟結婚這麼多年，

如果可以重來，阿忠發誓自己絕對不會這麼做。他看著竹子走下樓時，還不時地回頭看著小娟的房間，也許小娟真的就是有這種魅力，自己也知道小娟什麼事都沒做。

小娟娘家住璞石閣，因緣際會之下，阿忠和父親特地到璞石閣找小娟的父親，小娟的父親是當地有牌照的土地代書，做人實在，這周邊許多人都要找小娟的父親處理土地的問題，大家口耳相傳，說委託土地給小娟父親處理，權狀的面積絕對分毫不差，不會因為對方不是字或是言語不通被偷偷分割。在當時，土地被分割偷賣是很常見的爭議，阿忠和父親第一次到小娟家，便看見小娟家門口大排長龍的人，這些人都是來辦理土地登記，那年政府開放土地放領，只要在東部開墾有實際耕作的土地都可以來登記，才会有這些人潮景象。

小娟是父親的得力幫手，跟在父親的身邊耳濡目染，對於土地業務駕輕就熟，剛開始許多事情還是小娟帶著阿忠學習，阿忠後來自稱是土地代書，也是拜小娟的父親所賜，阿忠的父親為了讓阿忠將來有好前途，特地大老遠地來小娟父親這裡工作，學習土地的專業知識，將來也可以考個證照自己執業，阿忠跟小娟也因為這層關係結為夫妻，小娟有一個哥哥在警所當警察，他對於代書的工作度感興趣，認為吃公家飯比較有保障還有退休金，也很少插手父親土地代書的業務。

年輕的阿忠也曾經勤快善良，阿忠唯一自卑的，是自己有一個賭鬼母親，父親是布商，家裡開了一家規模不小的布行，因為人厚道，政商關係不錯，這樣的關係也一直庇蔭著阿忠未來的生活。即便父親在地方上也點名氣，生活也比一般家庭優渥許多，但是所有的收入，根本不來不及給母親賭博用，阿忠打從心底討厭母親，也害怕母親，母親為了賭博可以不顧一切，阿忠曾經被母親壓入大水缸裡說要淹死他，只為了跟父親討錢還債，其實現在阿忠所用的手段可以說是來自母親的真傳，剛開始使用暴力自己也非常自責，但內心有一股對母親的憎恨卻轉嫁到小娟身上，阿忠更生氣的，是小娟竟然不會反抗，就跟自己的父親一樣，以為好言相勸就可以讓施暴者悔改，其實阿忠知道那種方式根本沒用，反而讓施暴者覺得對方認為自己無知。

阿忠跟小娟也曾經是一對恩愛的小夫妻，當時阿忠的父親還在世，父親非常疼愛小娟，自己沒女兒，就把小娟當女兒疼愛著，但好景不常，小娟婚後大約 1 年，阿忠的父親在睡夢中離開人世，當時阿忠跟小娟極度的傷心，也是從阿忠的父親離開人世之後，家庭的關係就開始出現變化。

起初阿忠想帶著小娟離開，聽信了幾個朋友說要投資茶室，利潤比是做代書的好幾倍，而且還不用考執照，因此阿忠拿著地契去抵押，這才發現土地已經被母親抵押，雖然還是自家人在耕作，但如果沒有還錢，土地很快就會被沒收，阿忠非常生氣找了母親理論，但因為從小對母親的害怕，也爭不出甚麼結果，當阿忠跟小娟抱怨投資沒錢，土地已經全部被抵押，小娟還將自己幾 10 萬的嫁妝給阿忠投資，但是阿娟原本以為阿忠是想成立土地代書事務所，沒想到，阿忠出門 3 個月後回來，阿娟才知道現在自己是一家茶室的老闆娘，兩人有點小爭執，但並

不是兩人情感撕裂的導火線。

阿忠的母親賭性不改，自從阿忠的父親離世，母親就變本加厲的賭錢，以致徹夜未歸，當阿忠的母親得知阿忠要帶阿娟離開，她恐慌將來沒有金錢來源，雖然阿忠勇諾每個月會固定給她生活費，但這些日子又輸了錢，得知小娟竟然將嫁妝給了阿忠做投資，她幾乎是發狂的追打阿忠和小娟，整個加倍阿忠的母親搞得雞飛狗跳的，阿忠又因為剛剛投資茶室，隔幾天又離開家，剩下小娟在家的狀態下，阿忠的母親變開始造謠，讓小娟將原本租出去的農地收回自己耕作，這簡直將小娟的父親給氣炸了，特別找到阿忠的母親理論，阿忠的母親見到小娟的父親親自上門，還裝作甚麼事情都沒發生，好生的招待著小娟的父親，發誓自己絕對沒有虐待小娟。

小娟記得很清楚，阿忠的母親親自煮了菜，還找了幾個小娟從未見過的長輩說是親戚來陪娟父親吃飯，當天阿忠不在場，吃完飯，幾個人坐著泡茶，因為小娟的父親不會喝酒只能泡茶，其他幾位開了一瓶紅露酒便喝了起來，到了下午 3 點，小娟的父親便說天色已晚要回璞石閣，原本想帶小娟回家住幾天，但在阿忠的母親以鄰居會說閒話，以為自己虐待媳婦，小娟才會被帶回去為由拒絕了。小娟看著父親離開，心理莫名的難過，眼淚不經意地流了下來，小娟第一次看著父親如此落寞，她不知該如何安慰父親。

小娟無法接受那天父親從她那邊離開後，隔天就沒有再醒過來。事情的發展讓小娟極度恐慌，阿忠回來了幾天，母親像個討債鬼不斷地對著阿忠討錢，只要母親在家，整個家就是烏煙瘴氣的，她罵自己的阿忠就是個沒用的孩子，連母親也養不活，說小娟趁阿忠不在，自己又不常在家，說不定已經跟甚麼人睡了，話越說越難聽，阿娟尚未走出喪父之慟，安靜的聽她無理取鬧，但最讓小娟難過的，是阿忠回到房間後沒有安慰小娟，卻直接問小娟到底跟哪個男人睡了。那天是阿忠第一次對小娟施暴，小娟當場傻住了，她無法接受當下發生的事，從阿忠開始對阿娟施暴，就已經無法挽回兩人的關係，更令小娟崩潰的，是阿忠的母親為了賭錢，趁著阿忠不在竟然收了錢讓外人侵犯小娟，也讓小娟坐實了跟其他男人睡的汙名，阿忠根本不相信小娟是被人侵犯，小娟也不知道是阿忠的母親將她賣了。

阿忠獨自坐在茶室的涼亭，秋夜的涼風陣陣，想著一年前從警所被議員帶回來時，一路帶著小娟回老家和母親一起住，畢竟茶室還是出入比較複雜的地方，一路上還是滿肚子怨氣的嘮叨，阿忠想起下車時議員對自己說的話。

「自己的老婆被母親賣了，你沒保護她還虐待她，你對得起你岳父嗎？」

「你把事情說清楚，我母親賣小娟？」

「應該剩下你不知道吧，當那那些傳言沸沸揚揚的在大街小巷傳播之後，你母親還有跟你拿過大筆的錢嗎？你自己沒腦袋嗎？你母親是怎樣的人？！」

阿忠僵住了，不相信自己聽到了甚麼，原本以為母親是因為收斂了才沒有大筆

的支出，雖然還是在賭博，但是有所節制了，阿忠看著車上呆滯絕望的小娟，阿忠必須知道真相。

「阿忠啊，是你們一家人虧欠小娟，你太對不起兩位離世的老人家了，當時你的岳父是如何栽培你，我們都看在眼裡，是你自己不長進不願意去拿個證照，如果不是我保住你，你以為你那家非法買賣少女的事情有誰不知道。」

議員準備上車前又回頭看阿忠。

「我對你已經仁至義盡，我老沒有太多能力再保你，我為你做的已經對得起你父親了。」

阿忠聽得出來議員話中的意思，將來不會再擔保自己任何一件事情，這對阿忠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危機，自己的地下錢莊還有茶室如果不是因為有議員的關係，應該早就被停業或吃上官司。

「或許是我多想，我跟你父親是至交，他會這麼早走我很意外，還有你的岳父，而你從來都不感到意外嗎？相同的死法…就算是約好的，也不會這麼巧都跟你母親有關。」

議員說得哽咽轉身上車，阿忠看議員的黑頭車緩緩行駛，震驚的完全無法說話，獨自站在路口看著小娟殘弱的朝老家方向去，浮現在腦中的是以往自己虐待小娟的樣子，自己對著小娟嘶吼，母親在旁加油添醋，還協助凌虐小娟，剛開始小娟會解釋、會閃躲，小娟淒厲的呼救聲常常引來鄰居的關心，卻被自己的母親亂棒打了出去，原本清純善良的小娟，嫁給自己不到三年，整個模樣以不復當年到，當知道自己的父親離世後，小娟儼然放棄與自己對話，眼神全然的死寂，絕望的像個死人，但是自己卻不相信小娟，甚至覺得小娟比茶室那些不得已被賣來的女子還骯髒。

父親和岳父都在睡夢中離世？難道議員覺得死因不單純？母親是如何賣掉阿娟的？阿忠想知道為什麼沒有人告訴自己這些事情，阿忠的眼睛直視著小娟的背影，起身跑向小娟，抓著驚恐中小娟的手上車，直奔茶室。

自從小娟被帶到茶室這一年，阿忠的母親果然因為賭債常常親自到茶室找阿忠，還造謠說小娟跟男人跑了，根本不知道是阿忠把小娟藏在茶室，這些年發生了太多事，阿忠回想起來，受最大委屈的是自己的妻子小娟，現在的阿忠已經沒有臉再見小娟了，阿忠只能交代竹子，小娟想要的東西都必須給她，他欠小娟太多，今天自己開的茶室，說白了資金全部是小娟的，地下錢莊的資金也因為有茶室的營收才能順利運作，阿忠知道現在如何懺悔兩人也無法回到從前，眼前最要緊的是先把小娟的身子養好，其他的以後再說。

阿忠又抬頭看著小娟住的閣樓，窗簾是拉上的，現在自己變得沒有勇氣面對小娟，偶爾看見小娟下閣樓，因為小娟的臉色有改善而高興，阿忠也沒想到自己的快樂可以只是因為小娟的關係，當時把小娟帶回來時，自己實在忙碌，竟然忘了交代要準備小娟三餐，後來才知道連著好幾天都沒有吃東西，是竹子察覺到以為

是抓來的女人故意不讓她吃，還偷偷的自掏腰包買了食物給小娟吃，小娟應該認為是自己想餓死她，依照她絕望的心情，也沒有抱怨或任何情緒反應，之後才會將小娟的生活起居都交代給竹子和廚房，還特別在茶室告訴其他工作人員小娟才是這裡真正的老闆，只是因為最近身體不好在養病。

為了彌補自己內心的愧疚，這一年阿忠幾乎都在查關於母親的人際關係，或許不去面對，心理的衝擊就不會這麼大，經過了幾個月的查訪，阿忠最為驚人的發現竟然是自己不是父親的兒子，是母親和別人生下的小孩，自己的生父因為殺人被判刑，而母親卻利用阿忠博得父親的同情，見不得阿忠母子無依無靠才讓母子在布行生活，但母親行為實在惡劣，四處宣稱是父親的太太，父親天性純善也不想阿忠未來因為父親是殺人犯而自卑，才會跟母親登記為夫妻，至使至終兩人不曾同房，最終是父親不願意母親懷上自己的孩子，直到母親過了生育的年紀，父親才稍稍放下防備，但依舊是分房睡。

當議員說起父親和母親登記為夫妻，兩人差點反目時，蒼老的面容竟留下了淚水，議員對於父親的死有諸多疑惑，還好他早早有預感自己會遭遇不測，將布行的產權全部轉移到小娟的名下，農地留給了阿忠，但很可惜農地已經被自己的母親賭輸了，議員從抽屜裡拿著一只提袋交給阿忠，說這是測試阿忠最後的良心，如果連布行的產權都想占為己有，那就是老天擺明了在欺負自己的好友、阿忠名義上的父親。

離開議員的辦公室時，烈日讓人睜不開雙眼，即便高溫曝曬，阿忠依舊感覺一陣寒涼，這麼大的秘密，父親從來不曾有半點不情願，無微不至的栽培阿忠，手中的提袋此刻就像千斤重擔，正控訴著阿忠和母親對父親的惡劣行徑。阿忠上了車，在駕駛座上看見議員在辦公室的背影，議員已經擺明了說阿忠跟父親毫無血緣關係，理所當然往後不會再為他做任何的擔保，父親走了這麼多年，他已經仁至義盡。

所有的聽到的耳語，都在自己的意料之外，阿忠一時間無法釐清母親對小娟所做的骯髒事是真是假，父親的死難道也和母親有關係，這些日子阿忠知道太多震撼的傳聞，阿忠只願意當那些話是街坊鄰居的閒言穢語，比如母親給小娟下藥，讓小娟昏睡之後，讓賭客陪睡抵掉賭債，比如父親是母親長期給過量的安眠藥所致，還有人說是被農藥毒加上安眠藥毒死的，綜合所以的流言，讓這個家支離破碎的人就是母親，而自己是那個可惡的家暴男，最無辜的父親還有小娟卻沒有人搭救。當天阿忠喝得爛醉，瘋狂的摔東西大聲吶喊，說是要結束茶室的經營。

小娟收到提袋並沒有打開看，他不知道阿忠會不會有甚麼意圖，今天是農曆二十了，再過些日子就是初六，小娟期待初六的到來。

阿良伸長脖子望向警所門口的大街，石田然說到做到，阿良已經兩個月沒有看見石田騎機車過來警所，阿良扔下手中的筆，顯得有點浮躁，最近來報案的大多

是因為土地被莫名的轉讓，原因和石田說的相似，就是使用的他們推薦的高級肥料，之後無法還錢用土地抵押，這次捐客的手法又更加惡毒，他們拿著權狀到地下錢莊借貸，土地跟無法再回到農民手上。上級的說法更令人心寒，說是借貸的問題不再警察管轄，作法竟然是多宣導，讓民眾不要到不法的地下錢莊借錢，對於用非法手段取得別人土地根本赦不相干。阿良突然希望此刻石田在身邊破口大罵，至少讓人解氣。

在警所實在讓人精神緊繃，阿良看準了巡邏時間到點，立即騎著機車離開警所，沿路是一望無際的稻田，看似美麗的田野風景，卻引來巧取的捐客和惡意搶奪炒作土地的商人，阿良開始後悔沒有跟著父親學習當土地代書，當警察這段日子，看盡了官商之間的互利關係，自己原本就無心打擊犯罪，更不可能像石田有滿腔正義，唯一值得自己高興地，是被調派到這中偏遠村落，但阿良其實更想到石田那種窮鄉僻壤，連小偷都不願意去偷東西的村子，村民善良純樸，上班就是去村子點人數，在那裏人們對警察也尊敬，到哪家都可以有飯吃，雖然是粗茶淡飯，總比在那種龍蛇雜居，爾虞我詐的城市輕鬆愉快，除了津貼不同，薪水也就那樣，又何必賣命，阿良內心感嘆就算自己當上警察，還是沒有勇氣把自己的妹妹從苦難中救出來。

阿良繼續往海岸山脈的方向騎，香茅煉油場聽說要結束經營，村落這幾年整個產業變動，資金的流動也跟著轉變，炒作土地形成一種風氣，是現在短期獲利最快的一門生意，阿良聽說香茅煉油場和另一家飯店是同一個老闆在經營，但從頭到尾阿良從來沒見過這位老闆，阿良路過一戶矮房子便停下來訪視，裡面走出一位老獵人是阿匠，阿匠對這周邊的環境很熟悉，但是他的戶籍卻是在海岸山脈那一邊，而阿匠暫居在這裡是為了方便替老闆管理果園還有養雞場，阿良偶爾會過來看看這位老人，畢竟是獨居需要有人關心。

「taylin（阿美族語警察的意思）今天怎麼有空，我有飛鼠湯一起吃吧。」

阿匠昨天正好在楊桃園捕獲了一隻飛鼠，最近腸胃不太舒服，阿美族人習慣將飛鼠胃部拿來煮湯，那是治療胃腸胃最好的藥，只是一鍋墨綠色的湯，還有特殊的氣味，許多人要嘗第一口還是需要一點勇氣，但只要喝過一口，就會上癮，那種感覺就像第一次吃臭豆腐。

「太好了，我今天很幸運。」

阿良難得有個放鬆的地方可以去，幾年多前被調派過來時，偶然在卑南溪遇見阿匠，當時阿匠正在撒網，出於好奇，也順道查訪他的住所，兩人便認識了，阿良感覺阿匠有父親沉穩內斂的個性，他不張揚低調，雖然是「山地人」（1994年8月之前對原住民的稱呼）卻不卑不亢，當天阿匠捕了很多魚，也分了一些給阿良，往後阿良只要出來巡邏，看見阿匠的屋子門開著，阿良就會下來跟阿匠閒聊或是乾脆到阿匠的養雞場幫忙養雞或撿雞蛋，阿良越來越覺得自己不是合當警察，如果可以像阿匠這樣生活，何嘗不是一件幸福的事。

阿匠也認為阿良實在不是當警察的料，他記得上一個警察只要來自己的住處，就會問有什麼獵物，或是直接將雞蛋帶走，雖然一次只是拿十來顆，但感覺就不

是很舒服，阿匠最生氣的一次，是阿慕依的餐館預訂了一隻山豬，阿匠整整花了兩星期，好不容易才捕獲，那名警察沒經過同意，便拿走了一隻豬腿，還好阿慕依並沒有說甚麼。但阿良不同，阿匠覺得阿良個性過於溫良，不適合當基層警察，而且還聽阿良說父親是有名的土地代書，阿匠曾幾次勸阿良花時間讀書，考個代書比較適合他。

阿匠原本還擔心那次的警察調動，會不會有人翻案，認為河邊的血跡不是有人偷殺豬，那陣子阿匠也做好了準備，如果那一夜蔡老闆認出阿匠而報警，阿匠也會擔下罪責，絕口不會提起那對兄妹，也不會透漏關於阿慕依的任何訊息，但是警方對於現場沒有打鬥跡象，也沒有任何人失蹤為由，依趁夜偷殺豬結案。至於男櫃台人員，後來發現他盜用公司財務，在他的宿舍裡也找到了幾張土地權狀，還有地下錢莊抵押的借條，更不用說有人到旅館找他，說是他允諾要協助辦理土地登記，後來有傳聞說他那天就捲款潛逃，他的消失順理成章的就成立。

阿匠從來不曾聽阿良說起警務的事，他只想逃離那個環境，最近還未著自己的妹妹嫁了一個有暴力傾向的丈夫煩惱，阿良不知道該如何幫助自己的妹妹，甚至說連要去打人阿良都說不出來，阿匠知道這個人絕對做不到。

「你是警察可以告他，然後讓他們兩個人離婚。」

「離婚！那我妹妹以後怎麼見人！」

「門打開走出去就可以見到人了啊，甚麼怎麼見人！」

阿亮愣了一下，事情哪有阿匠說的那麼容易。

「不是這樣講啦，女人離婚傳出去不好聽。」

「唱歌最好聽，你用唱的啊，不懂你的腦袋。」

「人家會指指點點的，我妹妹怎麼活。」

「現在就很好活嗎？想不開ㄋㄟ 白浪（意旨漢人）。」

阿良知道阿匠是阿美族，跟自己的文化習慣不同，在阿美族的社會，兩個人無法相處就可以無條件分開，不用受親友言語的壓力，甚至可以各自婚嫁，但阿良是漢人家庭，一個女人離婚跟被判死刑沒甚麼差別，而且還得低著頭過日子，不是阿匠想的那麼容易。

「有沒有離婚都是你妹妹，不要讓妹妹感覺沒有靠山。」

阿良喝著飛鼠湯，沒有答話，心裡實在難受，以前的妹妹是父親的得力助手，如果當時不結婚，憑自己的能力也可以養活她自己，就是礙於社會輿論壓力，說女孩子過20歲就應該準備嫁人，父親看阿忠勤快認真，也就湊合著讓他們結婚，父親看阿忠的父親為人謙和，想來家庭教育還不錯，從來不知道阿中有一個賭徒的母親，阿忠刻意的隱瞞讓父親頗有微詞，但畢竟兩人已經結婚，阿忠的父親指要求要善待小娟，但天不從人願，妹妹過著受家暴的日子，幾年後父親卻突然離世，阿良很自責父親離世那幾天，阿良正好與上特定的警務訓練，等阿良從高雄訓練結束回到璞石閣，姑姑已經將父親安葬。阿良喝著飛鼠湯，秋末的黃昏更顯孤寂，阿良想著或許趁著明天休假，可以再去看看妹妹。

小娟想過也許是自己會錯意了，袋子上寫「初六」會不會只是個記號？時間已經近晚上 10 點，也沒看竹子帶甚麼東西過來，隔著窗子，小娟發現丈夫阿忠在庭院裡看著閣樓，小娟問竹子，最近老闆為什麼都在茶室沒有到錢莊去，竹子說聽到一些消息，說是老闆想把茶樓收掉。

「收掉！發生甚麼事嗎？怎麼突然想收掉？」

「老闆沒說，不過像上次有小姐逃跑，原本有兄弟去追，後來老闆說跑了就跑了，大家都不敢相信是從老闆最裡說出來的話，他最近怪怪的，我們都不敢問。」

小娟也感到意外，覺得阿忠不安好心。

「對了，那個揚桃乾……。」

「喔！差點忘了，等我一下。」

小娟看竹子跑到廚房，過了一下子，看她端著一個陶鍋還有碗。

「那個人說叫廚房燉一隻四物雞給你吃，說女生都會吃這個。」

小娟看著一鍋雞湯，心裡感覺一股暖意，這麼多年來第一次有人煮四物雞給自己吃，自己都已經忘了這種食物的味道，小娟探頭四處張望著。

「人呢？」

「下午來的，給我一袋子的東西，說煮給你吃，然後就騎著機車離開了。」

小娟沒有再多問，怕竹子多想，石田果然有來，小娟感到一陣溫暖。竹子將陶鍋放桌上後便轉身下樓，竹子也不敢待太久。

小娟將手觸碰著陶鍋，溫熱從指尖散開直竄身上每處毛細孔，冷卻已久的感知瞬間感受了溫暖，這種溫暖是那麼直接的附有侵略性，握著陶鍋，小娟貪婪的想佔有這個溫度，渴望被呵護的感知已經沉寂太久了，再不喚醒祂，小娟知道連靈魂都即將死亡。

「對了，這次來的跟上次那個男人不是同一個，他說是哥哥。」

小娟回頭看著急忙跑下樓的竹子。

「哥哥！…怎麼會是哥哥？」

小娟冷冷地笑了，自己到底在期待甚麼呢？小娟知道其實是誰都沒關係，自己需要一點溫暖，是哥哥或是石田都沒有關係，小娟沒有感到失落，將鍋子放在大腿上，用湯勺直接喝著熱湯，四物的味道，一種對女子獨有的關懷氣味，是誰送來的都沒關係，小娟大口吃著一鍋熱湯，像似飢餓太久的囫圇吞，小娟大塊大塊的吞食鍋內的雞肉，直到感覺反胃作嘔，而眼淚也瞬間的決堤。

沒有了老議員當靠山，阿忠的茶室常常有警察臨檢，除了對陪侍小姐做身份核對，還要出示營業證明，地下錢莊被舉報逼死農民，短短一年時間，阿忠嘗到了沒有靠山的下場，來茶室的客人甚至賒帳，這簡直就是個笑話，偏偏在茶室四面楚歌時，有人通報阿忠，說阿忠的母親被人發現死在卑南溪的河床，死因不明。不知道甚麼原因，當阿忠面對母親的屍體，竟沒有一點感傷，反而感到是雙方都得以解脫，再警方釐清身分後，便已失足落水結案，隔天阿忠就以最快速的方式火化了母親，結束了賭徒母親的一生。阿忠沒有將母親過世的事告知小娟，阿忠

知道小娟沒有義務為母親送終，除了父親，他們母子沒有善待過小娟，小娟應該也不願意為母親送終吧，阿忠這樣想著。

東北季風吹來陣陣刺骨的寒風，自從母親過世之後，阿忠已經沒有太多牽絆，對於小娟許久不見面，倒也沒有特別想見到她，即便見面，小娟也會如驚弓之鳥躲著，阿忠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小娟。茶室的生意一落千丈，阿忠將年輕的陪侍提早解約，也好彌補自以往荒唐的行進，阿忠看小娟的閣樓亮著燈，內心還是有點納悶，這麼長的時間小娟怎麼沒想過要逃走，而且目前布行的土地權狀還有其茶室屋子的產權都已經交給了小娟，還有什麼值得她留戀的嗎？難道小娟沒有打開提袋看裡面的文件？

初六當天石田當然有去看小娟，石田帶著一整袋的楊桃乾，那是村子裡舞蜜親自曬的，香味口感堪比精緻的進口蜜餞，石田不愛吃甜食，偶爾也會被楊桃乾的香氣誘惑吃了幾片。石田一路騎著機車一邊想著把東西交給門口的人就離開，免得落人話柄，石田的機車經過了一片香茅田，陣陣季風把香茅的香氣吹散開來，遠處的香茅煉油廠，一大團的煙霧鋪滿著半個天空，石田經過了一處大水溝，一列平快車正好從眼前南下駛去，柴油的氣味混搭著香茅香氣，整個突兀的氛圍讓石田緊急剎車！

「我這是在幹嘛？」

石田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惹來閒言閒語，自己沒有任何立場可以去看小娟，更何況是像這樣偷偷摸摸的去，如果被小娟的丈夫知道，招來圍毆是小，恐怕連小娟也會遭殃，如果是被小娟誤解，以為自己對她有非分之想，或是小娟將未來的希望寄託在自己身上，這都不是石田想要面對的。石田將機車停在路邊待速，另一列火車很快的又從眼前經過，當平交道的柵欄提起，石田看見幾個熟悉的面孔，是武雄和鐵鎚，還有一位他們叫他水源兄，石田有點好奇，武雄他們幾個只要出現在哪裡，那個地區鐵定會出現土地爭議。

石田看著武雄一群人繼續走著，不久在一家米苔目的攤子坐了下來，實在聽不到他們說了什麼，石田距離水源他們約 20 公尺左右，依照動作和說話的樣子像是起了爭執，水源不斷地說著「不行不行」，鐵鎚看來不耐煩，我手一攤，說是「沒有合作的必要了」。

石田看著三人爭執，也沒有更具體的內容，石田準備離開，對於目前土地的糾紛，執行單位一直找不到可以解決的方案，如果依照上級指示，說「要多宣導」，這跟沒說對策有甚麼不同，石田剛剛看鐵鎚精神還不錯，他的左手臂被砍了之後，這是石田第一次看見鐵鎚，石田原本以為歷經被斷臂的凶險之後鐵鎚會離開東部，沒想到鐵鎚依舊留下來。

石田倒是第一次見到水源，這個人看起來並不像是跟鐵鎚一夥兒的，不過光看外表並不能說明什麼，或許水源藏得很深也說不定，既然要折返回去，石田想順道去看看阿良，自從上次賭氣說再也不去找阿良，時間飛快地過，算算也是一年

多了，說來兩人不算是很要好的朋友，最多只能說是同事關係，比起阿良，石田覺得自己跟八木反而比較談得來，不過八木被調往東海岸去了，見面的機會變得更少了。沿路騎著機車種滿香茅的土地面積變小了，提煉香茅油的香氣也變得淡薄，證明附近的小型香茅場又少了幾家，石田猜想著可能是土地又被轉賣的原因。警所裡值班的警員是個生面孔，很不巧得阿良休假不在，石田感覺自己很可笑，為了這兩個兄妹奔波到底是為了什麼。

假使離開是唯一的選擇，小娟想做點不一樣的事，自從石田沒有出現，時間很快的又過了一年，唯一讓小娟感到安慰的，是哥哥阿良常常帶東西過來給她補身子，兩周前哥哥阿良來過，哥哥從來不進茶室的門，對阿良來說，休假日沒穿制服進入茶室，會被誤會是進去消費。茶室的客人變少了，守著大門的兄弟看著茶室生意大不如前，趁著阿忠不在，不聲不響地離開了茶室，剩下竹子單薄的身子在門口招攬客人，如果生意依舊沒見起色，經營不善之下無法經營是指日可待的事，小娟倒是樂觀其成，她早就不想置身在茶室的環境裡。當初阿忠剛開始經營茶室時，就不太讓小娟和裡面的陪侍相處，重點還是怕尋芳客將小娟誤認為裡面的陪侍。

小娟從閣樓走下來時，第一感覺空戲中少了濃郁的脂粉味，廚房的飯菜香第一次以勝利的姿態佔據走廊空間，穿過長廊，長廊南側是雜亂種植的花園，北側一整排是招待是隔間，以往這裡常常是彌彌音色和女子嬌媚的燦笑，此刻剩下三三兩兩聊天的老顧客，他們就像來看老朋友聊天喝茶，除非突然來的衝動，來會有點動作草草了事。

小娟慢悠悠得走在長廊上，這些年自己是第一次這樣仔細的看著茶是的每一處，小娟走過長良另一處轉角，那裏一條小巷子，小娟望著最深處的房子，那裏得有一間曾經專門看管逃跑女子的居住，那間屋子聽說曾經是豬圈，開始經營茶室之後，阿忠將豬圈圍牆加高還加上了鐵窗，裡面空無一物，環境惡臭陰暗濕冷，夏天悶熱不透風，可以待在裡面兩天對女孩子來說相當不容易，小娟曾經不小心走到了這個後巷深處，聽見有女孩子奄奄一息的呼救聲，也曾經試圖協助其他女孩子逃跑，但下場和那些女孩子一樣招來阿忠毒打，為了小娟不再惹事，阿忠才將小娟放在老宅陪伴賭鬼母親，但是卻在一次將小娟推入火坑。

後巷的黑屋目前已經閒置，小娟好幾年沒有再走進來，小巷子的雜早已經長成腰的高度，從目前的狀況看來，這條路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人進來了，小娟的回憶被拉回阿忠老宅。

阿忠家的老宅其實是他父親後來買的房子，因為阿忠的母親交友複雜，常有不明人士來討債，為了不影響布行營運，索性買了那間老宅可以讓步行正常經營，也買了幾畝田耕種，但阿忠的母親根本不會務農，更不願意安分守己待在家而是經常在外賭博。阿忠的母親後來欠了大賭債，討債的人各個都是人渣，看小娟氣質清秀，慫恿阿忠的母親給小娟用藥後玷汙抵債，起初阿娟只是莫名感覺身體疼痛不適，根本沒有察覺是被阿忠母親設計用身體抵債，直到半年後得了花柳病又

懷孕，阿娟才感覺事情不單純，最令小娟心寒的應該是阿忠的態度，阿忠聽信母親挑撥，說是小娟和外面男人苟且染病，小娟從那天開始只要阿忠回老宅變會凌虐小娟，小娟及近崩潰，後來又聽到小娟的父親來看完小娟回到璞石閣後突然身亡，小娟心中知道是阿忠母親做了手腳，心中無比內咎悲傷，之後精神狀況越來越差，不斷喃喃自己問阿忠母親「今天還要跟誰睡」，阿忠的母親害怕鄰居聽見只好把小娟關在後院，鄰居常常聽見小娟呼救，也常常看見有陌生男人進出，但阿忠卻相信那是小娟的姘頭，變本加厲的繼續凌虐小娟，直到後來小娟眼神渙散精神面臨崩潰的邊緣，還被拖到馬路上罰跪，遇見了石田……。

小娟用手掌在雜草上輕輕地拍著，手心內像千千萬萬的細細針頭扎入，那感覺不痛，但讓人心碎，一針一針扎在手心的感覺是自己走過的曾經，有多少次自己從老宅的黑屋裡望著望外，那片藍天從來不曾是自己的，除了偶然吹來的涼風撫慰自己，小娟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勇氣活下去。小娟繼續走向茶室後巷的小黑屋，這段路走來遙遠又沉重，遠處的屋子就像是一隻張口的惡靈，慢慢的這裡的空氣變得一股霉味，地面上的雜草偶爾絆住了小娟的腳，讓小娟蹲下來將藤蔓撥開，月事靠近小黑屋，腐臭的氣味陣陣侵入小娟的鼻腔，屋子的屋頂已被藤蔓佔據，鐵門上了一只大鎖、鐵窗內的木窗半掩，一隻突然出現的貓站在屋頂上看著小娟，不知甚麼原因小娟感覺裡面有人，小娟用腳撥開雜草，小娟記得竹子跟她說過，地板上有一塊偏黃的大石頭下有藏鑰匙，小娟在草叢中翻找，果然看見一顆球一般大的偏黃色石頭，小娟翻開石頭，一隻蜥蜴竄了出來，小娟嚇了一跳順手放開石頭跌坐在草叢裡，她已經學會不尖叫，因為從以前受虐的經驗，自己越是尖叫阿忠就莫名的興奮，後來小娟再也不尖叫也不出聲。

石頭下方果然有一把鑰匙，小娟猶豫著是不是要打開鐵門看，依照雜草生長的情況來看，這裡看起來將近半年沒有人進出了，也可能更久。但手上既然已經拿了鑰匙，小娟想著就看看吧。小娟輕輕推鐵門，門好像被東西卡住了，她又加重了力道，鐵門被推開了一個手掌的寬度，門後像有東西卡住，當門被推開縫隙，一股惡臭隨之竄出，小娟屏住呼吸，從門縫看見髒亂的內部，昏暗的室內有一條破被子吧，小娟藉著窗子投射的微光在往對角看去！那裏像似一個黑色人形，小娟仔細的凝視地面上不像棉被的東西，小娟倒退了幾步，立即關上鐵門，鐵門後像似木頭滑落的聲音又頂住了鐵門，小娟將鑰匙放回原住，又將原本撥開得雜草撥回原來的樣子，小娟緩慢的走回茶室，到廚房吩咐廚媽幫她燉一隻雞，走上閣樓，翻開出嫁時父親給自己買的一件洋裝，小娟在浴室裡泡了澡，剪掉自己不長的頭髮，露出自己美麗的耳垂，父親說小娟的耳垂很美，像一顆水珠，當小娟走出浴室時，穿上父親買的那件美麗粉藍色洋裝，正好路過的竹子一副驚为天人的表情看著小娟。

「老闆娘．．．妳好漂亮。」

小娟沒有回答，走向閣樓、推開窗子，她望向北方，那裏有自己的家。

阿良看著小娟臉色恢復成自己熟悉的樣子感到開心，在阿良的心理，妹妹阿娟是父親的得力的助手，當時不知道有說少人來事務所提親，阿良實在不明白最後

小娟竟然選擇阿忠，其中原因應該只有小娟知道，阿良今天又到茶室找小娟，阿良看著小娟容光煥發，內心無比的欣慰，小娟終於可以走出陰霾，她把自己打理得乾淨清爽，掩蓋不住的氣質阿良感動到哭了出來，阿良一個月前已經申請離開警界，阿良知道自己不適合當警察，他要回去璞石閣，將父親的土地事務所重新運作，小娟也想離開茶室，這樣再好不過了，遠離這些龍蛇雜居的場所，土地事務所足夠養活兩兄妹的，阿良感覺今天是最美好的一天，即便陰雨綿綿，老天好像突然睜開雙眼，為兩兄妹指引著道路。

茶室的霓虹燈已經不再點上，只剩下大門的招牌無力的閃爍著暈光，小娟整理著自己僅有的貼身行李，一個熟悉的袋子從櫃子上掉了下來，小娟想起那是兩年前竹子拿給自己袋子，因為是阿忠給的，小娟連看都不想看，現在裡面的資料散落一地，小娟撿起來得當下，看見裡面是幾張房屋及土地的權狀，當他仔細的看，才發現阿忠已經將所有名下的土地轉給小娟，其中布行是阿忠的父親直接轉給自己的，小娟有點意外，她看看日期轉移登記的日期，阿忠的父親過世前兩年已經將布行房產轉給小娟，公正證人是那位老議員，小娟繼續翻閱茶室的產權分成3張，還有還沒被阿忠母親賭掉的山坡地，最後阿娟一張，小娟拿在手上看了很久，內容寫著：

阿忠和小娟因個性不合，無法共同生活協議離婚，嗣後各自嫁娶互不相干。

公證人依舊是老議員，簽署日期將近3年前，小娟的簽名欄早已蓋上印章，離婚協議已經成立。小娟只是冷冷地看著那張紙....

「原來我已經離婚3年了。」

眼淚沒有依照小娟的忍耐止住，這段婚姻原本就是一場噩夢，當時如果不是阿良在食物中動手腳讓自己失身，阿忠又在父親面前表現的溫良恭謙，小娟怎麼也不會嫁給阿忠，這麼長的時間相處，終於明白在食物裡下藥或許是阿忠母子一貫的伎倆，聽說阿忠的父親也是這樣被抓著不放的，而今一切都結束了，小娟是應該好好的大哭一場，但是內心那層層疊疊的傷害，又該如何抹去。

小娟提著行李告訴竹子自己要出遠門，以後茶室就交給竹子管理，如果無法經營就收掉沒關係。

「老闆娘妳還會回來吧？」

「謝謝你一直照顧我，你不是喜歡廚媽，去結婚吧。」

小娟在閣樓早就知道竹子和廚媽兩個的曖昧，無論如何，兩個相互喜歡的人可以一起生活總是好的，小娟包了一個厚禮給竹子，這幾年竹子是照顧小娟最多的人。

小娟離開前繞著茶室走了一圈，走過小巷子時，依舊忍不住望著後巷的小黑屋，這裡的一切對自己來說即將結束，小娟不想知道黑屋裡面的人是誰，即便是阿忠，小娟也不想再插手茶室裡的任何一件事情，自己已不屬於這裡，小娟多麼希望自己從來不曾在茶室出現過。